

新书点击

汉字的形态之美——读《画说汉字》

□林 颐

“美，由‘羊’和正面直立的人形‘大’组成，是一个戴羊面具祭天舞者的形象，这个健壮、真诚、与神相通的人，是代表美的，大而舒展、匀称，也是美的特征。”这是浦寅新书《画说汉字》里的一段话。

在这段话的右侧页面，展示了浦寅有关“美”的画作。“美”这个甲骨文文字体，处于画面中心位置，左边是古人祭天仪式的简介，右上方书写英国诗人济慈的名诗：“美中第一的人，应是力强中第一的人，这是永远的法则。”除了汉译，还写了英文原句。右下方配图，是雕塑作品《掷铁饼者》的临摹。这幅作品画面简洁，但内容丰富，不仅给“美”作了释义，而且传达了美的理念。

这个例子，很能体现浦寅叙述汉字创意的特色。汉字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汉字形式，是甲骨文，它保留了很多的图画特征，本身就是具象又抽象的艺术。商周出土的许多文物，都有牛、羊头形的青铜雕饰，既反映了远古的图腾信仰，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的理解。先秦的许多典籍，都有类似“羊大为美”、“味甘为美”的说法。这些说法意味着，美最初与感官的愉悦有关，后来渐渐上升为一种更高层次的体悟。浦寅抓住了“美”的内核，投射在他的艺术创作上，并通过现代化的传播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汉字之美。

知识和阅历真的很重要。对浦寅来说，他的经历就不简单。央视的《艺术人生》、《第十演播室》，知名度很高，总策划人就是浦寅；他还担任过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等艺术类、访谈类节目的策划和文化评论。换句话说，浦寅的艺术素养好，熟谙艺术传播形式，懂得如何抓住当代人的接受心理。浦寅的视频节目《老浦识字》火爆之后，还在联合国相关机构举办了为期15天的《画说汉字》象形文字展览。

大概因创作需要时间，《画说汉字》涉及到的汉字数量有点少，约略百余，分成六个部分，包括：象形字、会意字、主题字组、叠加字、十二生肖、吉祥字。

《说文解字》云：“象形字，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所谓“随体诘屈”，就是指依据物体的自然形态，弯弯曲曲地描绘出来。天、地、人、大、男、女、子……象形字摹写实物，一个字就是一幅画。日月旦暮，山水鱼鸟，莫不如此。比如“女”字，浦寅说，这是一个端庄跪坐的女人形体。不过，“男”是象形字吗？浦寅说，“男”是“用工具耕田”。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的《辞海》里条目解释：“会意字，是指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汉字，根据意义之间的关系，组合成一个新汉字。”如此看来，“男”应当是会意字而非象形字。

说到主题字组，我想起廖文豪的《汉字树》系列，围绕一个主题字，仿佛一树树盛开的汉字繁花，也是一种形象生动的汉字解说方式。

“叠加字”揭示“木、林、森”这样的组字的出现，是汉字造字的一种特殊现象。至于“吉祥字”和“十二生肖”，我觉得，在喜庆的节日里，没有人不喜欢它们来增加气氛吧。

自媒体时代，传播的门槛趋近于零，谁都可以像浦寅一样，自己录制视频，渠道的多样化和群体中的扩散接近于无限，但要脱颖而出并非易事。关键是，不仅要有吸引人的元素，还要有持久的生命力。《画说汉字》，不是《尔雅》，不是《澄衷堂字课》，更不是《新华字典》，它担负的文字释义功能很有限。浦寅的解释算不上周密，但他的方法确实有魅力，杂糅了造字、书法、绘画、民俗和当代的视觉艺术，在新的语境和氛围里，让古老的事物呈现出“潮”的气质。

（《画说汉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9月版）



百家荐书

唐朝诗人的那些事——读《银鞍白马度春风：回到唐诗现场》

□禾 刀

话说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岑参，一次在面对投降的大勃律国贵族咄咄逼人的挑衅时，毫不慌张，几个躲闪腾挪，突然一个扫荡腿将对方扫翻在地，令周边原本坐等看笑话的官兵们一个个目瞪口呆。一提起唐代诗人，很多人脑海里立马会浮现出这样两副模样，或者文弱秀气，或者仙风道骨。加之传统戏曲还有历史绘画的反复渲染，久而久之，历史上的诗人即使写过一首首铁骨铮铮、豪气干云的刚劲诗词，似乎也无法改变人们心目中诗人天生一副手无缚鸡之力、弱不禁风样子的白面书生印象。

在本书作者李晓润看来，唐代诗人中像岑参这样文武双全者并非个别，比如诗仙李白平素就喜好练武，年轻时还曾行侠仗义，好打抱不平。即便是在生活中，唐朝诗人也不乏豪爽与侠义之气。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写《滕王阁序》时大块朵颐，惊煞众人。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见到好友王昌龄远道来访，不顾大夫不能饮酒的千叮万嘱，结果“食鲜疾动”，愣是丢了性命。也就是这位王昌龄，因为以单枪匹马之勇，挺身制止官军滥杀无辜，结果反被诬为安史叛军而灭口。

许多家长只知道一再念叨“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教育子女读背唐诗，很少有人知道也很少有人想过真正的诗人到底会是怎样的一副模样。即便我们读再多的唐诗，单从字面上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出，这些字

斟句酌的诗人现实生活中许多不乏豪气干云、侠肝义胆——这怎么看都不像是舞文弄墨的文人，更像是行走江湖的侠客。

本书读唐诗，也是读唐代诗人。作为古体诗词的超级“发烧友”，李晓润梳理了唐朝289年历史中的主要诗人的轶事轶事，通过史料拼接还原，外加民间传说，用章回体小说方式，让一个个诗人形象丰满有加，平易近人。某种意义上，本书既像是唐代的一部文学史，也像是一部社会史。这或从侧面再次佐证，文学离不开生活，文字的结晶本质上也是社会生活的沉淀。

每一个喜欢唐诗的人，几乎都会为唐朝庞大的诗人群体所惊叹。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在对《全唐诗》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该书共收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条，作者共二千八百七十三人”。唐诗汗牛充栋，诗人也无所不在。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戎马生涯的将军，抑或是黄巢这样的农民起义领袖，都可能是诗人。至于还有多少诗人沦为遗珠，散落于历史尘埃之中，应该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可以想象的是，在那个以诗会友、以诗作为知识水平和个人能力评价标准的社会里，唐诗充斥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自然驱使着更多人像贾岛那样绞尽脑汁反复推敲，直至耗尽每一个脑细胞。

唐诗之所以兴盛，纵使原因众多，有一点应无疑问，那就是与社会顶层的青睐迷恋不无关系。唐朝23位皇帝中，有诗作流传到今天

的便有12位。在诗才与能力划上等号的年代，进京赶考，金榜题名，几乎是每一位诗人最初的目标。虽然不能否认科场考试存在暗中操作现象，但总体上仍是贫寒群体爬上社会高层的通道。不过，如同今天的一些考生，平时优秀并不一定就代表考场出类拔萃，所以才有杜甫、温庭筠等人这样久试不第。像王维那样年仅二十岁便高中状元者凤毛麟角，更多人到四五十岁依旧不是在考场便是在前往考场的路上。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许多豪门贵族也把金榜题名的时候作为择婿乃至抢婿良机。在唐代许多诗人眼里，官场如同人生的得意场，所以金榜题名才会被人们纳入人生的四大喜之一。

唐代诗人对官场的向往是深入骨髓的，即便是后人看来豪爽洒脱的诗仙李白亦不例外。李白前后两任妻子都是宰相孙女，前任始终“觉得李白必须做官，不然外人会认为她下嫁李白纯粹是为了翠羽明珰”，后任则“经常挖苦李白只会吹牛说大话，所以李白接到皇帝召见令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刘氏作为不合格产品退还她妈”。杜甫、李商隐等人一生都在努力向官场靠近，只是“官运不佳”，生活也因此零乱不堪。

作者认为，在所有文人中，既会做官又会写诗的当数贺知章。除了这两项，贺知章还创造了另一个记录，那就是活了九十岁，这在人均年龄不过四十来岁的年代简直是奇迹。当然贺知章创造的另一个奇迹是他受到皇帝高度褒奖，名利双收。虽然整个唐代也仅此一例，但贺知章在初唐立下的名利双收典范很难说不会成为后来者膜拜的成功学案例。

也许有人会觉得，中唐“韦应物、刘长卿、戴叔伦和刘方平等入一心归隐”，侧面印证了诗人与官场自觉保持距离。但需要说明的是，包括韦应物等人在内的许多唐代诗人，他们之所以选择退隐，要么因为官运坎坷，要么因为根本求仕无望。这倒是暗中呼应了另一条“铁律”，即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得意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这或是唐代诗人的难言之隐。

（《银鞍白马度春风：回到唐诗现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6月版）

读书馆

责编乐建中 照排章译文
2017年10月22日 星期日

投稿邮箱: liz@cnnb.com.cn

